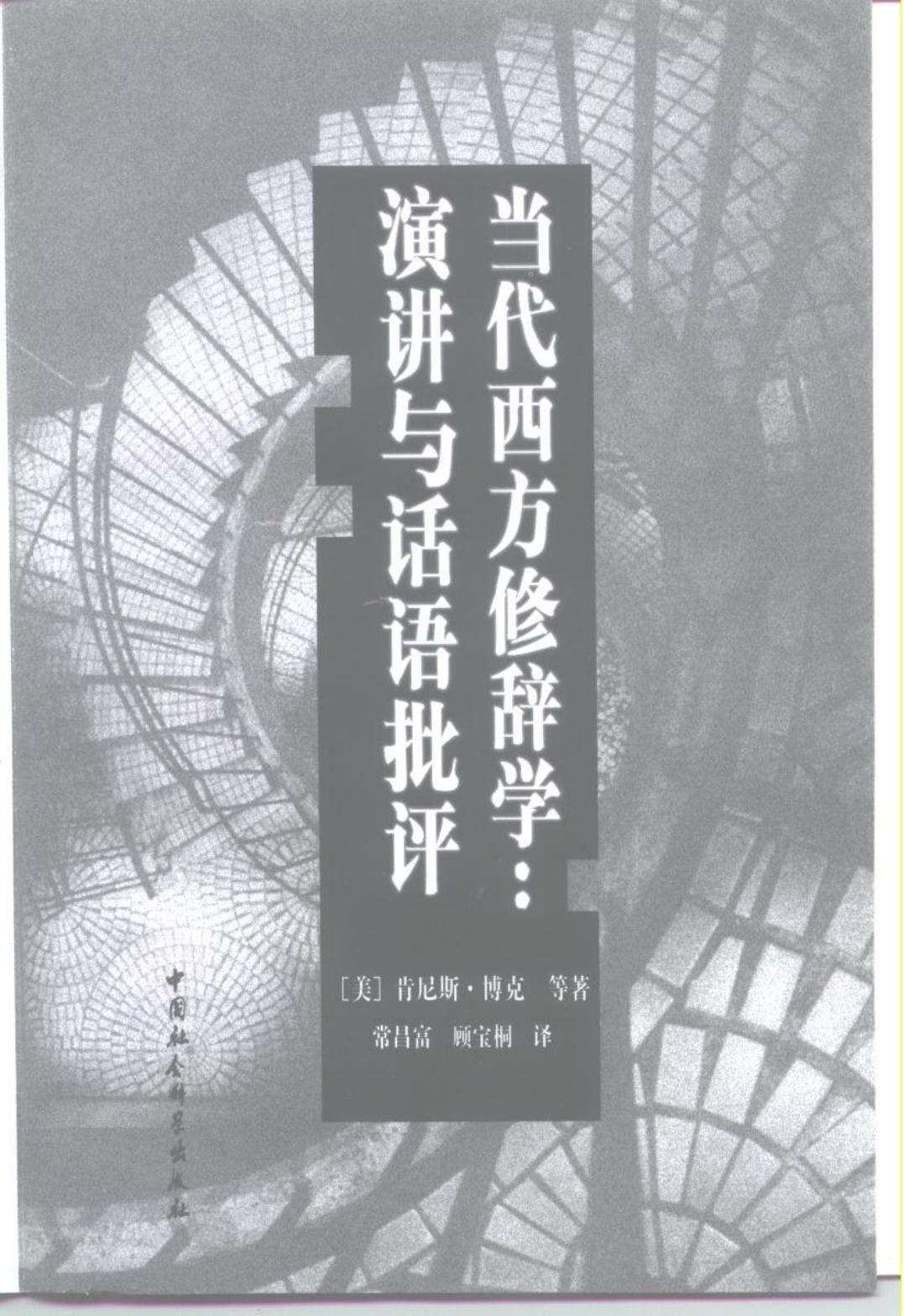


Contemporary Western Rhetoric, Speech and Discourse Criticism

传播与文化
译丛

当代西方修辞学： 演讲与话语批评

[美] 肯尼斯·博克 等著
常昌富 顾宝桐 译



当代西方修辞学： 演讲与话语批评

[美] 肯尼斯·博克 等著

常昌富 顾宝桐 译

(京)新登字 030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当代西方修辞学：演讲与话语批评/(美)博克
(Burk, K.)等著；常昌富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1998.12

(传播与文化译丛)

ISBN 7-5004-2334-9

I. 当… II. ①博… ②常… III. 修辞学-西方
国家-现代 IV. H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8) 第 25010 号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新魏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8 年 12 月第 1 版 199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1.25 插页：4

字数：285 千字 印数：1—5000 册

定价：19.00 元

编 委 会 名 单

主编 常昌富

编委 常昌富 李依倩 胡瑞敏 王顺珠

顾宝桐 白秀成 Daniel Wilbur

Steve Mortenson Alex Leidhold

Jo Anne Holman Don Burks

Robert Ogles Ralph Webb

Glenn Sparks 关世杰

“传播与文化译丛”简介

传播学（Communication Studies）的兴盛是 20 世纪西方学术界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自本世纪初第一个演讲学系在美国诞生，现代传播学作为一门独立而充满活力的学科便开始了非凡的学术之旅。如今，几乎所有的高校都开设了传播学系或类似于传播学系的演讲学系、修辞学系、言语交际学系以及大众传播和新闻学系。当其他一些传统学科如文学、历史、哲学生源不足时，传播学则蒸蒸日上，一跃而成为学生人数最多的学科之一。与此相对应，传播学也形成了庞大的研究队伍，有几十种在学术界颇有影响的专业刊物，有几十个在理论界颇为活跃的学术团体，而且有一种更为国际化的趋势。

现在回过头来，我们可以说，从 20 年代开始以演讲和话语为研究主体的现代修辞学的复兴为现代传播学播下了种子，做了理论准备。本世纪初，特别是四五十年代之后新闻传播业的繁荣给传播学带来了新的内容，大众传播学成为重要的领域。其后，人际交际学、组织传播学、公共关系学、跨文化传播学等等研究领域的相继学科化，使传播学有了更多的、公认的学术空间。今天，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一个传播意义上的“地球村”在人类的地平线上出现了。人与人之间、企业与企业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传播和交往成为一种必不可少的活动。仿佛是在一夜之间，交往和传播变得如此普遍、如此重要，它们成了我们现代人

的生存方式和生存空间。

改革中的中国正从古老、封闭的社会向新型、开放的社会转变，人际交往行为的激增、大众传播业的繁荣、民主意识的觉醒、国际活动的广泛参与，为中国传播学的崛起提供了内部和外部条件。

中国需要建设什么样的传播学？中国的传播学对于中国的现代化有何意义？如何更好地了解我们自己的话语和传播方式，以便更好地了解自己，更好地了解别人？这一系列问题摆在中国学者的面前。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编选了这套“传播与文化译丛”。“译丛”将系统地介绍西方近一个世纪传播学的研究成果，对当代传播学进行梳理和评价，为中国的传播学的建设做一份“传播”的工作。

编译者序

修辞学是一门古老而年轻的学问。说它古老，是因为早在古希腊、罗马时期，修辞学就是一门“显学”。演讲和雄辩是当时精英政治和城邦民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能言善辩是古典大师必须具备的一项才能。说它年轻，是因为以演讲为中心的修辞学在西方文明的早期昙花一现之后，直到本世纪初才开始为学术界重视，成为一门“新学”，成为一门最有影响的学科之一。可以说，西方学术界目睹了一次盛况空前的修辞学复兴。

《当代修辞学：理论与实践》旨在介绍这次修辞学的复兴运动。

现在就编译工作向读者作一个交待：

我们最初希望将现存的修辞学专著逐译过来，但我们很快放弃了这一想法，因为绝大多数修辞学专著都是以美国专业读者为对象的，它们专业性强、分类性强，但整体性弱，很少介绍修辞学的演变。出于这样的考虑，我们通过自己的广泛阅读、遴选，并参考大量专家学者的意见，编译了这本我们认为适合于我国广大读者的书。在我们这本书中，尽量以史的线索将 20 世纪修辞学的发展轨迹勾勒出来，同时又能兼顾到不同的批评范式。所以我们编选的文章除了具有代表性，即是大家已经公认这一学科中的经典之作外，还具有上述两个特点。

第一部分收集了新亚里士多德主义修辞学的三篇经典性文

章，从这些文章中我们可以把握在西方学术界统治了半个世纪的新亚里士多德主义修辞学的主要特征。第二部分介绍了新修辞学过渡时期的理论批评和主张，特别介绍了肯尼斯·博克的新修辞学思想。第三部分选译的文章集中在新修辞学在理论上的进一步发展和成熟。其中，重点介绍了修辞的认知论的观点以及具有后现代主义特征的修辞学。第四部分则以修辞批评模式为主，介绍了几种最有影响的批评范式，包括戏剧主义修辞批评、社会学修辞批评，以及批评修辞或后现代主义修辞批评。最后部分介绍修辞学的有关问题，如修辞与道德、修辞与写作、修辞与口语之间的关系。

我们希望本书对建立我们自己的修辞学理论和批评有裨益。虽然修辞学是根植于西方文化的一门学科，但它对演讲的关注、对话语行为的关注无疑具有借鉴意义。我们希望有更多的中国学者将目光投向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演讲上来，投向与我们的生活休戚相关的话语上来，从而发现我们文化研究的新视角。我们希望，在不久的将来我们的修辞学理论和批评会走向世界，极大地丰富人类的精神。

本书的翻译工作主要由我们三个编者承担。除了翻译上的一般困难外，一些术语的翻译给我们带来了一定的难度。我们在此做一点说明。

Rhetoric。我们将它译成“修辞、修辞学”。在英语中很少有几个词像 Rhetoric 那样含义多、范围广。就本书而言，当 Rhetoric 作“修辞”讲时，在古典意义上，它是运用演讲来规劝或说服听众，让他们接受某一种观点或采取某一种行动；在当代意义上，它是指包括言语在内的—切象征和文化活动与人的关系。当 Rhetoric 作“修辞学”讲时，它是一门研究人们如何运用演讲（古典意义上）和话语、象征（当代意义上）来影响人的观念和行为的一门学问。所以，本书中的 Rhetoric 不再是我们过去

所理解的那种“修辞”，即不是“修辞手法”的意义上的“修辞”。

Persuasion。我们将它译成“规劝、说服”。从古典意义上讲，修辞活动的目的就是去规劝，修辞学也就是“规劝学”。虽然从现代意义上讲，修辞活动不能仅仅局限在“规劝”上，但它仍然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特别是具体批评中的中心话语之一。

Speech。我们将它译成“演讲、言语”。在古典意义上，Speech 主要是指演讲，与 public address（公众演讲）没有很大的区别。所以，当本世纪初美国成立 Speech Association 和 Speech Department 时，我们可以将它们分别译成是“演讲协会”和“演讲（学）系”。但随着新修辞学运动的发展和深入，Speech 一词中作为“言语”的部分得到强调。当代意义上的修辞批评将修辞研究从狭隘的“演讲”扩展到普遍的“言语活动”上，认为所有的言语行为都可能是修辞性的，这个时候 Speech 与 Discourse（话语）比较接近。所以同样是 Speech Association 和 Speech Department，我们可以将它们分别译成“演讲/言语交际协会”和“演讲/言语交际系”。不同时期的文章以及不同的上下文，Speech 的意义就不一样。

Discourse。我们将它译成“话语”。这个词同样随着批评的演变而演变。在古典意义上，Discourse 是一般的言语形式的通称，如本书中比彻尔的《修辞情景》、布赖恩特的《修辞学：范围及功能》强调修辞是研究话语的。但是，在新修辞学，特别是在后现代主义的语汇中，Discourse 还指除言语之外的一切生活中的规范形式，比如，福斯和吉尔的《米歇尔·福柯的修辞认识论》运用福柯的话语理论对迪西尼乐进行“话语分析”，在作者看来，迪西尼乐是以话语的形式出现的。

Communication。我们将它译成“传播、交流、交往”。和 Speech 一样，Communication 也因时而异。就本书而言，当

Communication 作“传播”讲时，它的意义更为传统，常常指由一方向另一方的“传播”，其中，传播者是主动的，被传播者是被动的。当 Communication 作“交流、交往”讲时，它强调主体间的平等合作与对话。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当代西方学术大师哈贝马斯提出“交往（流）行为的理论”（Theories of Communicative Action）。

Intersubjectivity。我们将它译成“主体互联”。这个术语主要来自后现代主义，就本书而言，Intersubjectivity 有两个层面上的意义：一是指知识的产生和存在的形式；二是指理想的话语或修辞情境。

Audience。我们根据不同的场合译成“听众、观众、读者、受众”。因为修辞学滥觞于演讲批评，所以在大多数情形上，Audience 指听众。同样，随着现代批评的影响，Audience 可以指所有文化形态的接受者，它可以指演讲或话语的对象，也可以指文字作品的对象，如读者。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译成“受众”。

本书出现大量的人名和地名，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将每篇文章中第一次出现的重要的人名和地名附在括号内。在这里特别要提醒一下的是，在修辞学领域有两个“博克”，并在本书中反复出现。其中之一是埃德蒙·博克（Edmund Burke，国内译“爱德蒙·伯克”，他是 19 世纪英国著名的哲学家、政治家和演说家，他的演讲成为 20 世纪许多修辞学者评论的对象。另一个是肯尼斯·博克（Kenneth Burke），他是当代新修辞学的代表人物，被认为可能是西方继亚里士多德之后最伟大的修辞学家。

本书的编译过程中，得到多方面的大力支持。美国普杜大学传播系的 Don Burks 教授、Kim Kline 教授、Charles Stewart 教授和 Karen Wedbee 教授对本书结构和选文提供了宝贵的意见。普杜大学外语系的 John Kirby 教授对本书的一些古典术语的解释提

供了帮助。在本书的编写过程中，Alex Leidhold 教授、Lee Trachtman 教授和 Ralph Webb 教授给予热情的鼓励。普杜大学传播系的 Kelly Douds 秘书协助我们联系有关版权。在此，我们一并表示感谢。

我们还要感谢美国演讲传播学会、美国中部地区传播学会、美国西部地区传播学会、美国加州大学出版社和美国宾州州立大学出版社等组织给予版权。

本书的编译工作是在我们紧张的学习之余完成的。由于时间和水平的关系，本书中一定有不少不尽人意的地方，请读者斧正。虽然我们得到了许多学者的指点和帮助，但这些不足的地方责任在我们。

编译者

1998 年 3 月 20 日于美国普杜大学

责任编辑 钱红林
责任校对 朱文苓
封面设计 王 华
版式设计 李 建

目 录

编译者序 (1)

导论：20世纪修辞学概述 常昌富 (1)

第一部分 新亚里士多德主义修辞学

演讲的文学批评 赫伯特·维切恩斯 (37)

修辞学：功能与范围 唐纳德·C·布赖恩特 (80)

修辞情景 劳埃德·比彻尔 (119)

第二部分 新修辞学——过渡期

修辞学批评：方法之研究（节选） 艾德温·布拉克 (135)

修辞情景 肯尼斯·博克 (155)

第三部分 新修辞学——发展期

新修辞的认知论

修辞的“认知性”：对“新修辞”运动认知论的

淡化 理查德·什尔维兹 (171)

论修辞的认知性：十年之后 罗伯特·司各特 (184)

修辞的范围 莫里斯·内坦森 (200)

修辞、相交面及他者 小亨利·约翰斯顿 (211)

新修辞的后现代主义走向

- | | |
|------------------------------|-------------------------|
| 现代批评中的意识形态转变 | 菲力浦·汪德尔 (228) |
| 文本、泛文本与当代文化裂片 | 迈克尔·卡尔文·麦杰 (261) |
| 语言构成的世界：文本批评的思考 | 迈克尔·雷夫 (284) |
| 超越解构：象征与社会现实 | 詹姆斯·昂特·奥奈 (299) |
| 批评修辞：理论与实践 | 瑞米·麦凯罗 (315) |

导论： 20世纪修辞学概述

常昌富

修辞学 (Rhetoric)，源于希腊文 *rhetorica*、拉丁文 *rhetorike* (*techne*)，本意为演讲的技艺。随着时间的推移，*Rhetoric* 的含义不断变化，对不同的人其意义大不一样。韦伯斯特大学词典 1995 年版 *Rhetoric* 的定义中有：在讲话和写作中有效地运用语言，包括修辞手法的运用；娴熟地运用语言；一惊一乍地运用语言；除诗歌之外所有文体写作的艺术；规劝性演讲的艺术和雄辩术；论修辞这门艺术的著述，等等。本文概述本世纪以来以演讲为中心的修辞学在西方的复兴，以及这一复兴中修辞学的理论和批评的嬗变过程。

一、古典主义修辞学

普遍认为，修辞学起源于公元前五世纪左右的希腊城邦国家。这些国家由于规模小且处于以口头语言为主的发展阶段，常常以演讲和辩论的方式来决定公众事务。早在公元前 465 年，就出现了一本关于在西西里的锡瑞科斯 (Syracuse) 修辞实践的记载。当锡瑞科斯人民经过战争推翻了暴政实现民主时，那些被剥夺了土地的人们获得机会，在公众面前陈述自己的理由，让听众相信他们战前拥有多少土地。能言善辩成为社会中一个生活的必需，请这方面的高手来培养辞令的能力，在古希腊也一度十分盛行。^①

这就引来了若干问题，我们将看到这些问题穿越历史一直反复地被提起，反复地被回答。修辞学的本质是什么？能言善辩是不是一件好事？这一哲学上和道德上的追问出自柏拉图；修辞学由什么构成？怎样才算好的演讲？这是亚里士多德《修辞学》的贡献；将修辞学作为一门学科，一门上层人物要立足于社会必不可少的人文学科，并整理出一套教育体系，这是古罗马西塞罗和昆提连的成就。

1. 柏拉图的伦理修辞观

在西方世界里，柏拉图（Plato）最先从哲学和道德的角度对修辞学进行评论。作为古希腊精神的集大成者，柏拉图在他的众多的对话录中通过苏格拉底之口对哲学、艺术、人生、社会等等都作了深刻的评述。他对修辞学的评述散见于他的对话录中，其中《高吉亚斯》和《斐德诺斯》两篇是比较集中论述修辞学的。

他早期的对话录《高吉亚斯》（Gorgias）是最早发难修辞学的著作之一。高吉亚斯是当时西西里负有盛名的辩士，他的辩论风格华丽，是能言善辩的高手。据说高吉亚斯曾在雅典做大使，但由于雅典人对他的辩才佩服得五体投地，在他离任时都极力挽留他，希望他教他们的子孙演讲的技巧。

在对话中，柏拉图将高吉亚斯描绘成一个只顾形式、不顾内容，只重外表、不重实质的夸夸其谈者。他借用苏格拉底的话说：“在我看来，它（从事修辞活动）并不是一门艺术，而是一个心术不正、贪功见利的人的职业活动，是一个攻于此术并用此术和人打交道的人的职业活动，总而言之，我称之为‘溜须拍马’。”^②

后期的《斐德诺斯》（Phaedrus）则是一篇阐述柏拉图推崇的真修辞活动的对话。和《高吉亚斯》类似，《斐德诺斯》也从发难假修辞学开始；但与之不同的是，柏拉图在这个对话中阐述

了他理想的修辞学：真正的修辞来自神灵的启迪，真正的修辞家在演说时，是神在说话。

2. 亚里士多德的实用修辞观

对西方文化和学术影响最大的古典学者当推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Aristotle）。与他的老师运用零碎的对话形式不同，亚里士多德则开创了西方科学性和分析性的传统，他对于各个领域分门别类的阐述至今有相当的学术价值。《修辞学》（Rhetoric）是第一部系统而全面阐述修辞学的专著。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修辞是一门工具，是进步社会必不可少的一个部分，它帮助弘扬真理和正义，抵制谬误和邪恶。他的贡献则在于技术和实用性。亚里士多德将修辞学定义为“在每一件事上发现可用的说服的手段的能力。”^③怎样才能达到最大的规劝目的呢？亚里士多德提出了三种论据：理念（logos）、人品（ethos）和情感（pathos）。这三种证据的运用可以使演说具有说服力。

理念方面是指在辩论中能阐释或提示事物的理念或本质；人品方面是说演说者的人品是极其重要的，如果一个人没有什么可信度，其语言就没有什么说服力；情感方面则要求演讲者了解观众对辩论的问题的情感和态度，并能善于掌握、调动、有时迎合那些情感和态度。

亚里士多德将演讲分成三种形式：法庭辩论式（forensic），这一辩论的特点是对已发生的事进行评判，其目的是评判是非，其手段是指控和辩护；议事式（deliberative），这一辩论的特点是对将要发生的事进行评判，其目的是评判有利还是不利，其手段是说服或劝阻；展示式（epideictic），这一辩论的特点是针对当前的情况，通常是在宗教仪式中，对某个人或某件事进行评判，其目的是评判高尚还是丑恶，其手段是褒扬或批评。

亚里士多德还将修辞学作为辩证法的对应部分。他认为，辩